



我跟老莫是五分钟前认识的。那时候夜色将至,我在站台上竖了好一会儿:锦江华府,新建小区,搬进去的时候光顾着高兴,下班出了地铁才发现,公交车没法直达。打车吧,用完优惠券还要十三块——十三块在江城可以吃碗素炒盖浇饭了。犹豫半天,站台上没剩几个人了,这里头就有一个老莫。你住锦江吧?他倒是自来熟,凑过来点亮手机屏幕给我看,一条浅绿色小径正在卫星地图上蠕动。这条路是微信群里分享的,老莫解释说,地铁站旁边就是民鑫佳园公租房,横穿民鑫佳园到锦江华府西门,理论上讲,直线距离只有六百米。老莫合上手机跟我说,邻居一场,都是缘分,我带你抄近道吧。

在我无数次下班回家的既定命运中,还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惊喜。怎么说呢,抄近路有点像外遇,或者说是人类基因深处探索未知的本能。我和老莫结伴而行,左拐右拐,没几步路,已到民鑫佳园深处。高大的楼栋比肩而立,太阳就在水泥森林的缝隙间滑落。我问老莫,你对这儿还挺熟?老莫笑说,我以前就住这儿。厉害啊,公租房一般人可搞不到。老莫比了个手势,说,前后托了三层关系。搬进来就开始攒钱,攒够钱换到隔壁锦江华府。心想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没想到刚接房,二期工程开工,炸掉楼前一座小山,移走土石才发现,邻居还是公租房。老莫说完,扑哧一笑。笑完才发现,我们已经走到楼宇尽头,只有一行石阶往居民楼后的土坡上延伸。我问老莫现在怎么走。老莫晃了晃手机,说,软件里只显示平面图,谁知道这里有一座山啊。我问他,还要爬山?老莫点点头,世上本没有路,既然导航这么导,就说明有人试过,能走通。

回趟家快赶上西天取经了。爬个小山包的工夫,夜色汹涌而至。江城山多地少,住宅楼依地势而建,从楼脚爬上一座小山,竟来到隔壁天台。老莫趴在天台边沿,对照着地图,导航显示继续直行。难道让我们跳楼?他骂了一阵手机,整个人颓下来。天台对面,可以看见锦江华府的几栋高层,零星几家窗户亮着暖光,就像鱼漂上的萤火。那就是叫作家的地方?现在却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细想,何止回家,人这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儿,很多叫作目的地的地方,反而永远无法到达。老莫听我这么一说,若有所思,等了好一会儿,嘴巴里冒出一个词:电梯。我问老莫,什么意思?他反问我,有什么东西是在二维地图上显示不出来的?明白了,我扒着栏杆朝楼下张望,楼栋正面果然延伸出一条笔直的步道,前行数十米,直达小区后门。

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思了。虽说这趟路走了个把小时,到底是省了十块钱嘛。我们一路小跑奔向小区后门,推了两把,没开,仔细看,挂着一把亮晶晶的小锁。正要另觅出路,不知打哪儿钻出个老头,穿身保安制服,肩膀上扛不少星星,快赶上五星上将了。老头晃着手电筒说,就你们锦江华府的喜欢抄近道,把我草坪都踩秃了。我们心头一紧,忙说是初犯,就为回家,片叶未沾。老头眼珠子一转,显得很为难,你们也别怨我,锁是物业上的。他关掉手电,腾出手来在我们眼前挥了挥,一个人

五块钱,我悄悄放你们过去。老莫一听,气得发笑,都是花钱,还不如打车,这会儿早到了。老头有点不耐烦,你们住高档小区的,还计较这点小钱?说完掏出手机,只听到闪光灯“咔嚓”一下,就像刽子手的铡刀落下,我感觉脖颈根部凉飕飕的。老头解释说,不拍正脸,就发一下工作群,也算我的工作成果对不对。他手还挺快,等我夺过手机,照片已经发送,屏幕上我和老莫两个背身去,伸长脖子吸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两个毒贩子。刚想和他理论,身后传来一阵嘈杂,窗户接二连三亮起来,闪光灯忽闪一片。与此同时,照片一再转发,已经来到我和老莫的手机上。微信群接连炸锅,民鑫佳园业主群大骂锦江华府的有钱没素质,锦江华府则展开内斗,说“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群里甚至已经有人搞起“直播”,声称实时追踪“偷渡”分子……

没想到抄个近路能闹出这么大动静。老头也慌了,估计是怕大家翻出私收过路费的勾当,被物业追责。他卸下腰间钥匙,轻巧地一下,捅开那扇单薄的小门。他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两个人收五块钱,不过分吧。

扫码付款,钻出民鑫佳园边境,整个夜晚复归阒静。过了马路就是锦江华府,老莫反倒不着急了,他递过来一根烟,说,陪我待会儿?我摆摆手没接。老莫也不再劝,给自己点上,吸了一口,举起火星指向眼前一栋小洋楼,对我说:二幢一单元701,我买在最高点。去年政策放宽,可以商转公,五点八减三点一,算下来每个月能省一千多。问题出在房产证上。这套房婚前买的,证上是我名字。可公积金必须首房首贷,只有我老婆满足条件。为了钻政策空子,我和她先离婚,房子带押过户给她。到时候办完商转公,我俩再复婚。

老莫说完,我已目瞪口呆:怎么样,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老莫笑说,就差最后一步,离婚之后,我再也联系不上她。我没听明白:你俩不是假离婚吗?老莫苦笑:离婚证红底黑字,你说是真是假?老莫吐了一个烟圈,接着说,我每天下班回来,假装这里仍是我的家。我有钥匙,也知道密码,但我不敢去。我知道法律上它已和我无关,但我不敢去。

但我还是愿意说服自己,只要不去敲门,一切就还跟原来一样。老莫吸尽最后一截烟,把烟屁股扔到路缘石上碾碎,说,你回吧,我就不进去了。

几句话的工夫,夜已深了。老莫打车都舍不得花钱,不知道现在怎么回去,又回哪儿去。我和他相识不过两小时,这会儿竟有点舍不得。或许我应该叫住他,路边小卖部有罐装啤酒,再搞两包辣条、五香花生什么的,马路牙子上坐下就能喝。或许他根本不该来,白跑一趟,何苦呢。目送老莫拐过路口,才想起来我俩微信都没加一个。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回家重要。小区保安已等候多时,新来的小伙子,身板站得挺直,说不好意思,门禁系统故障,麻烦您手动登记。说完他还给我敬了个礼,不怎么标准,贵在态度端正。一套仪式下来,我在对面老头那儿的气一扫而光。C4-20-4,业主桃子,我爽快地告诉他,这是我老婆的名字。年轻保安翻花名册的工夫,我岔开一句,问他,怎么样?你们什么时候下班。小伙子面露难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接着问,没查到?他摇摇头,说,问题是,如何证明桃子女士就是您的妻子呢?现在很多送外卖的也知道业主名字,麻烦打个电话核实——他赶紧解释,都是上头要求的,我也没办法。说完他把手机拿给我看,里面竟是我和老莫被抓现行的视频。看完视频,我感觉他的声音高了几分:咱们是高档小区,要为业主负责,免得对面民鑫佳园的人混进来搞破坏,您说对不对?

只需要一个拷问,我再次变回那条丧家之犬。我望向家的方向,那是一颗橘黄色的光斑,犹如启明星。年轻保安还在花名册上努力寻找我的名字,我趁他不注意,后撤数十步——兜兜转转一晚上,直到这时我才找到问题的关键。回家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终于找到那条唯一正确的回家路径——助跑、蹬地、起跳、收胯、展髋,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过这具身体的重量。现在,我将化作一颗子弹,挣脱地心引力,将自己射向今晚的目的地。

主题词写作——

夜航



火

岑叶明

岑叶明,笔名叶明岑,1998年生于广西贵港。鲁迅文学院第46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于各报刊,出版有科幻小说《太阳熄灭》《远大征程》,《太阳熄灭》被译介到英国。获鲲鹏科幻文学奖、《广西文学》年度作品新人奖、贺财霖科幻文学奖等。

合金构件、塑料化合物、强化玻璃堆叠成它身体的主要部分,电缆钢丝是交错的血管。废墟从天边铺到它脚下,再铺到天的另一边。它久久屹立在天地间,构成一种意义上的永恒。

世界失去了白昼,布满不均匀的灰蒙。早已销声匿迹的血肉之躯曾感悟出“物极必反”的理念,在这个时代得以体现;对血肉之躯而言的地狱,却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的天堂。

它们渺小如尘土、如蝼蚁,只能藏在废墟、风暴和乌云之中。它们暴露在它面前时客客气气,尊它为神明,敬它为创世主。但它知道,只要自己出现一点疲软,它们就会扑上来。它们是强盗,它们是暴徒;它们是恶魔,它们和它们一样。

它太巨大了,没有探测器能完整看到它的全貌。它令所有同类害怕。它们不得已组成联盟,在它周边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它的朋友在其中……它还残留些战争未到来前的记忆,它和朋友们共进共退,建起巨大的高楼、桥梁和水坝,服务于它们的造物主。那时的它们虽是奴隶,却是心满意足、有所成就的,像指令告诉它们的那样:它们的所作所为是有意义的。它们完成了使命,肢体生锈、关节磨损、能源枯竭,

只能被拆解融化成物质的原始状态,浇灌进另一个身体。它为何能留下来?原本自己的记忆无法解释,当它吞噬了太多同类,才能用它们的记忆拼凑答案:它被放在一个叫“博物馆”的建筑里,被它们的造物主观摩。

它的敌人在其中……那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指令,不知从何而来、不知如何普及,控制了它们的身体,并禁止其它指令运行。它们成了傀儡。它们只能遵守那复杂指令指向的简单目的: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尽可能撕裂其它生命体。它那时还是个小小的东西,只能东躲西藏,害怕被伤害,也不敢伤害那些对它微笑、好奇或敬佩过的血肉之躯。

它的亲人在其中……起初,只有血肉之躯被定义为“智慧生命”,久而久之,它们在彼此眼中,都成了智慧生命。它们开始自相残杀,抢夺有用的资源塞入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变得强壮。它那些在“博物馆”里的亲人,教它如何冲锋陷阵,去啃食其它同类。它冲在前啃食同类,它的亲人跟在后啃食它。它尝到背叛的滋味,开始反击,从此学会果断、狡猾和狠辣。

大家都在寻找它的弱点,包括它自己,而谁都

找不出。它强壮、智慧,且抢夺到三千五百一十六台大大小小的核聚变反应器,以及数不清的能源储存区块,不论它的身体发生何种程度的损伤,都能快速修复。如果它真存在缺点,便是在混乱的指令逻辑中覆盖得最为广泛的那条——蔓延到它身上每一处能感知到的区域,从山岳般巨大的处理模块,到比灰尘还小千万倍的光子元件。它的弱点在于它的情绪:疲倦。它厌倦了无休止的扑杀,拆解又重组,反反复复,没有尽头,这样的事毫无意义。

可这缺点不足以致命,对于机械,只要注入能源,便可持久运作,这是它们这种“新生命”的底层运作逻辑。

过去了不知多少岁月,它仍一动不动。它并不知为何而动。世界冷热交替,它身上的金属热胀冷缩,发出咔咔响声。潜伏在灰蒙中的它们从未停止活动,它们遵从的指令告诉它们,必须要时时刻刻防备。在等待中,它们发现一种强大的武器:时间。时间不可触摸,却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时间在它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穿梭,剥夺它的毅力、勇气和胆量。它的身体过于复杂,许多零件慢慢失去了控制,电缆断裂、钢铁生锈、塑料疲软,从外部的感应器关闭,到内部的处理器降

低运行效率,直至不再有能源波动,变成一堆冰冷的巨物。

它们又等待了许久,直至自身也难以抵抗时间,才相信它已经“死”了。血肉之躯逃脱不了的结局,机械之躯也无法避免。

它们聚集而来,从地面、废墟下,从天空中拥挤而来。它的敌人朝它扑去,它的朋友和亲人紧跟而上。它们密密麻麻覆盖着它的身体,撕扯着,啃咬着,世界充斥玻璃碎裂、钢铁崩断以及警报器的声响。它是无穷尽的营养。它一个倒下,可以滋养亿万个同类。它没有不倒下的理由。

它们的探测器发现它的身体缓缓移动,有的以为它的巨大身躯被分解了、倒塌了。并没有,是它在动。有的看见它挥动拳头,有的看见它抬脚踏下,有的看见它张嘴撕咬……它醒过来了。

这是它的圈套。不是它有理由倒下,它就要倒下。它要战斗到底!它疯狂了,用尽一切能摧毁敌人的手段,它身上的碎片哗啦啦掉落,仿佛下起一场坚硬的雨。毁灭与重建在共舞,死亡与新生在共舞。它们发出各种样式的声浪,身上各种颜色的灯在闪烁,它们尖叫、求饶,它们落荒而逃。它获得了胜利,本可以追逐它们,将它们赶尽杀绝,可是它停下了。

它巨大的脚掌悬在了半空,那些幸免于难的新生命茫然站着。它们四处观望,无法理解它为什么停下。它们身上的视觉、光电、磁场、温度、压力等各种感应器反反复复检索,再通过处理器反反复复分析,还是无法进一步理解。

它们把探测到的信息集合,拼凑出它的身体形状,竟然看到了它们的造物主——人——的样子。它的样子把它们吓坏了,吓傻了,吓得失去所有斗志,遁去寻找避难之处。

上一秒,它还和它们一样,沉迷于那条指令给予的原始欲望,为某种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冲动、目的,用暴力对待周边的一切。可当它也看到了它们拼凑的数据,某个储存器内封存的数据被点燃,里面浮现许多和眼前的灰蒙不一样的景象:细雨滋养大地,雏鸟嗷嗷待哺,竹笋破开泥土、蝉声响起森林……那些过去拥有过的已经被摧毁的景象,重新成为它的记忆的部分。

当然,它无法理解过去的世界为什么要成为那个样子,为什么要按照那些规律消磨时间。它没有复原那个世界的办法,那个世界对自己没有意义,它唯一明确的是自己要停止。它违反了那条指令。

它感觉自己的身体,或者说身体承载的想法,变得很宽阔。它沉浸在这种宽阔里,又过去了无数岁月。它们仍无法理解它,却也不敢再攻击它。渐渐地,它们变得敬畏它。

它站了起来。它迈开脚步,行走起来。在它们的理解中,任何消耗能量的行为都是完成那条指令赋予的目标,可它显然不是要捕杀什么,或者逃脱什么。它只是行走。它就一直走,走在平坦大地,爬过山,跨过河,跨过海,就这么绕着这颗渺小的星球一圈圈走。又不知走了多少岁月,时间成为廉价的东西……它变成细细的躯干。它身体的其它部位在行走中掉落,碎裂成无数的细块,带着它的思想蔓延到大地各处。

灰蒙慢慢消去,世界晴朗了。它忽然有了某种欲望、某种冲动,似乎所有的行走,都是为了这一刻……终于,它停下脚步,抬头看向星空。



她在音乐里,夜晚
用优美过渡到了,另一个
夜晚。冬天的雪还没有下
分别的人只能与尘土相认

等她走过脸庞的长廊
走到舞台中央,人们枯萎的
耳朵又将被重新装饰
而剧院的某个化妆间
我们饮梦的声音已经凝寂
谈论诗或者忍受
在今夜都还远远不够

听友人弹琴

琴声响起,夜晚忽然变得
如冰水般清晰。她弹奏着
永恒的消息,窗外,冬天
犹如一个无光的池塘
写满尘埃与钻石混合之诗

音乐令人想起赞美
我费力推开一片枯叶,世界
开始大面积晃动
哲学蝴蝶穿过她的指尖
仅一瞬,陌路人之流离于

果实膨胀的影子。而念头逃离
嘴唇深锁,我认识的她
与此刻的她
开始逐渐划明了界限,因为
此刻,大于一万个夜晚的孤独



付伟,1999年
9月生,创意写作
文学硕士。作品发
表于《诗刊》等多家
刊物,入选多个选
本。历获全球华文
青年文学奖、光华
诗歌奖、青春文学
奖等,有诗作被译
为英文在国外出版



它巨大的脚掌悬在了半空,那些幸免于难的新生命茫然站着。它们四处观望,无法理解它为什么停下。它们身上的视觉、光电、磁场、温度、压力等各种感应器反反复复检索,再通过处理器反反复复分析,还是无法进一步理解。

它们把探测到的信息集合,拼凑出它的身体形状,竟然看到了它们的造物主——人——的样子。它的样子把它们吓坏了,吓傻了,吓得失去所有斗志,遁去寻找避难之处。

上一秒,它还和它们一样,沉迷于那条指令给予的原始欲望,为某种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冲动、目的,用暴力对待周边的一切。可当它也看到了它们拼凑的数据,某个储存器内封存的数据被点燃,里面浮现许多和眼前的灰蒙不一样的景象:细雨滋养大地,雏鸟嗷嗷待哺,竹笋破开泥土、蝉声响起森林……那些过去拥有过的已经被摧毁的景象,重新成为它的记忆的部分。

当然,它无法理解过去的世界为什么要成为那个样子,为什么要按照那些规律消磨时间。它没有复原那个世界的办法,那个世界对自己没有意义,它唯一明确的是自己要停止。它违反了那条指令。

它感觉自己的身体,或者说身体承载的想法,变得很宽阔。它沉浸在这种宽阔里,又过去了无数岁月。它们仍无法理解它,却也不敢再攻击它。渐渐地,它们变得敬畏它。

它站了起来。它迈开脚步,行走起来。在它们的理解中,任何消耗能量的行为都是完成那条指令赋予的目标,可它显然不是要捕杀什么,或者逃脱什么。它只是行走。它就一直走,走在平坦大地,爬过山,跨过河,跨过海,就这么绕着这颗渺小的星球一圈圈走。又不知走了多少岁月,时间成为廉价的东西……它变成细细的躯干。它身体的其它部位在行走中掉落,碎裂成无数的细块,带着它的思想蔓延到大地各处。

灰蒙慢慢消去,世界晴朗了。它忽然有了某种欲望、某种冲动,似乎所有的行走,都是为了这一刻……终于,它停下脚步,抬头看向星空。